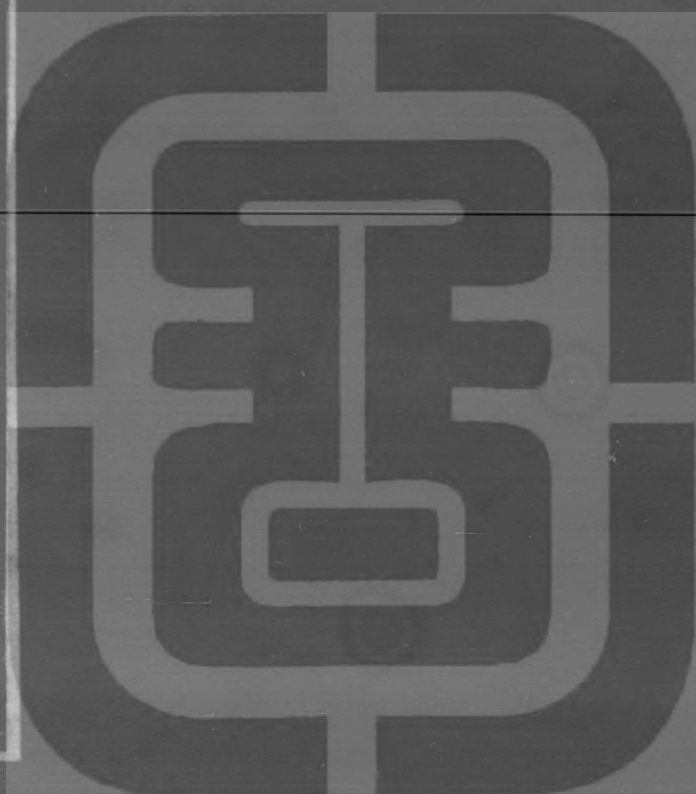


北史



列傳第五十九

北史七十一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河間王弘

義城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
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
竝異母整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
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
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植一
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黃後因大風
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司

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謚焉子智積襲又封
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
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
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
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
竝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笑之云爾既嗔我
不可與爾角嗔竝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醫師
邊隱逐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告
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

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為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婦又讒我言於晉公于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閣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閣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美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智積在同州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

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一年徵還京無佗職任闔門

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僚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

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仕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公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後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即位遷吏部

中大夫加上儀同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為家禍陰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素與獨孤皇后不平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不得已從之字

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為遇鴆子綸嗣

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姿問之姿荅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

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為厭勝法有人告綸怨
 望呪詛帝令黃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
 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
 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
 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
 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為惡有將其罪莫
 大請依前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郡大業
 七年帝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為郡司
 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為賊林士弘逼

攜妻子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病卒綸
 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
 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
 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詞哀思
 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詵字弘籀前亦徙
 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
 末於江都為宇文化及所害而左丞趙彥深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
 文帝受禪追封謚焉以滕穆王瓚子靜襲卒謚

曰悼無子以蔡王智積子世澄襲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中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為獻皇后所養由是寵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為內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所生李氏為太妃爽位雍州牧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頰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為元

帥俱受爽節度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鉢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徵為納言帝甚重之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屍物來擊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

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
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
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是君
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
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
不知所終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
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
周文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懼為齊人所誅因

假外家姓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滅弘始入關
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
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為
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詰周趙王宅將及
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
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
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
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
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

尚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
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
州境恬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
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
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
年追封郇王子慶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
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
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
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

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
揚族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
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江都荒酒沉
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
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
援絕千里糧糒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纒盈
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
非虛因歸鴈以連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七首
釁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

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為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既僭偽號降爵為郇國公後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

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莊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為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深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為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悅之卒於秦州總

管謚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反朝廷以為二心廢錮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盆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
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為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
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
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安有陳請驚動我衆心

不可居爪牙寄出為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令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隔絕退歸離石左右聞太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為讎家所

殺之。外嬖曰秦兵至。中嬖曰。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古閭太。房陵王勇小名覲。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帝

以山東人多流亡。遣使案檢。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為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令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倖。廢立之所由生。朕

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
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為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
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
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為之賓友勇嘗文飾
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誠之曰我
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
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
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
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

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頰賜汝我舊所帶刀子
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
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至百官朝勇勇
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
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
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
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
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
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

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
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強宗入
上臺宿衛高頰奏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
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
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始我商量恒於交番
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
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頰男尚勇女
形於此言以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
疋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

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雲昭訓專
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
自矯飾姬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
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
皆為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
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
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
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
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杯

北史列傳卷五十九
十四
杓皇后忿然怒曰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
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
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
致此天逝事已如是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
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
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
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
王又拜嗚咽不已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
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

襄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越國公素具言
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
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
悌恭儉有禮用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
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
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
共食豈如覘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
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嘗恐
暗地殺之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

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
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
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
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
屋宇卑陋太子時于中寢息布衣草褥異以當
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
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
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
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

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忌勇廼於玄武
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
又東宮宮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
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
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
誼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
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
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
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

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
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
臣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
乖本旨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
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為患利
不脫衣卧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
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耶乃執唐令則
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
近臣素顯言之曰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

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肉戰淚下云居士黨
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自求何
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
竟乃令我不如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歎
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
我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
嗣久矣皇后相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
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
曰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

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
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
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
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
懷彼此連遺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
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
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驎
佞人也呼定興作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
前解金驎者為其此事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共

定興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死酒直以
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
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
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
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旨
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詞直
事強聲色俱厲帝不荅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
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
意在驕奢欲得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為苑兼云

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
幾許可咲我寔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
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
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常有一日終
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
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便使知
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
不輟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
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

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泣然曰
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
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
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東
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
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
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於是勇及諸子
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具移素舞文鍛鍊以成
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

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壽宮裴
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
朕在仁壽宮有織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
之甚矣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先
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樹
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
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
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
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

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
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
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
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
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
加凋飾者悉陳於庭以示文帝群官為太子罪
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
徧示百官欲以為戒今我兒乃自為之領巾為
稍幡此是服祆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又

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又見矣群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人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竝為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

舞蹈而去左右苦不憫嘿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旻任掌禁兵之妾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僚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進引祇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

居省閣舊非宮臣進畫姦謀要射榮利前主壘
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祆怪志圖禍亂心在
速發兼諸竒服皆竦規模增長驕奢糜費百姓
此之七人為害斯甚竝處斬刑妻妾子孫皆沒
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
寶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為之事竝是悖
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戮竝特免死
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沒官副將
作大匠高龍又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

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
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
丁功擅割園地竝處自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
門外宣詔以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
食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
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竝千段楊難敵
五百段皆鞠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
書諫言皇太子為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
其胄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

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
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
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過不得聞勇於
是升樹叫聞於帝翼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
志昏亂又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
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皇太子入侍醫姦亂事
聞於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
而崩祕不發喪遂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偽敕
賜庶人死追封景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

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
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
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初
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
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
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
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
同於螻手不宜留意煬帝踐阼儼常從行遇鴆
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敕殺之

秦王俊字阿祗開皇元年立為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摠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摠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度尋授揚州摠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摠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

出錢求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於是盛脩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羃籬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

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
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揚
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
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
律以周公為大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
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含銀銀色變以為
遇蠱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
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
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

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
亡可置靈座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
往視見大蜘蛛大蛭蝮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
之知妃所為也俊所為侈麗物悉命焚之救送
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
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
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
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以
其母譴死遂不得立於是秦國官為喪主俊

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
遂絕酒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
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
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
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
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絕帝嗟異之令通事
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
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以浩為
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

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啓於浩浩詣述營兵
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
宇文化及弒逆立浩為帝化及敗于黎陽北走
魏縣自僭為帝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
初為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
柱國益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
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
二年入為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

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夔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

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

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之與連坐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為乃土表陳已愆請與其愛子瓜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帝乃下詔數其罪

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險要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青城出聖欲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祆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

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

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兇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人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祿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

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為帝群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為漢王十二年為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

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為重鎮宜脩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頊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倜儻有竒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竝為諒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

誕諫諒怒收繫之王頊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之乃無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

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鄧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馥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紇單貴王聃大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

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為絳州梁菩薩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遣偽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當為晉王故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為諒之咎徵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

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頊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

張紙容量小兒作天子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紙
 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容量與諒
 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為應之子顥因而禁錮
 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
 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
 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
 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

置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
 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文
 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胛痛舉手馮
 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嘆曰天生長者
 誰復教乎由是大竒之文帝嘗謂曰當為爾娶
 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昏時恒
 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
 啼耳上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
 南王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

軍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洛陽宮昭留守京師及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惟席極於儉素臣更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為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是

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文帝深追悼之昭妃慈州刺史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為妃昭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倓字仁安敏慧美恣容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

流涕嗚咽帝由是益竒之宇文文化及弒逆之際
倏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
宇文晶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詭奏
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冀
見帝為司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遇害
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大業三年立為
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戶
部尚書樊子蓋拒之事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

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
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戶
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
事宇文化及之弒逆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
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
為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為皇太
后以段達為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
王世充為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
文都為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

皇甫無逸為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
為內史侍郎趙長文為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為
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為七
貴未幾宇文化及以秦王浩為天子來次彭城
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
招懷李密密遂請降侗大忻悅禮其使甚厚即
拜密為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
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
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也

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
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
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為臣妾加以寶貺畢集
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
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
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
省方展禮肆觀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
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
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殞攀號荼毒不能

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于何立無
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
早沾厚遇賜以昏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
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岳之恩未有
涓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眄出入外內
奉望堦墀昔陪藩國統領衛兵及從升皇祚陪
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
侵掠商貨事重刑箠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
息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

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
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為心禽獸不若
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
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世
釁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
血瞻天視地無處自容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
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
冀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
出黼服而仗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眾

恐淚臨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偽立秦
王之子幽過比于拘囚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
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
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懷憤怨以
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
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
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進金鼓振驚若火
焚毛鋒刃從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存匡濟投袂
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以斯順

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况賊擁此人徒皆
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人南思邦
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
斃觀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
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以目
號天踴地朕今復讎雪恥梟輶者一人拯溺救
焚所哀者士庶唯望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
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
稱朕意焉兵術軍機竝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

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拒化及士貴頗不協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為世克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師世克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為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為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及世克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為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

德未衰此言不可而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何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克更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人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于世克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克僭偽號封潞國公有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克復尊立侗事泄竝見害世克兄世渾因勸世克害侗世克遣其姪行本齋鶴詣侗曰

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
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
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偽謚
曰恭皇帝既已縊於干世文遂歿幽於合京
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目少為
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
尤工騎射初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摠管江
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
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轉豫州牧而

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
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
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
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
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
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
劉虔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陳智偉等采求
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民家有女者輒
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而

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擣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荅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楸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

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遇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娶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其事暕妃韋氏戶部尚書冲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為歡召

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
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
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
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
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
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
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忌寵日衰雖為京兆不
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貴郎將一人監其府事
暕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

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
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
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
無頭暕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
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踈忌如此化及
復令人捕暕時尚卧未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
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
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
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愍與蕭

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沒入
北蕃者悉配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
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尚衣奉御永徽初卒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
尋授光祿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
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
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炎
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
蒙嘗之今炎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為停炎由

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
虔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滿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因以敦睦九族外以
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
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
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
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
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
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

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
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
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磐石
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吏為伍外內無虞顛危
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葦地非
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
存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
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
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

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
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于人理
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
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
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
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
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
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
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

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
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庠之封無期或
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絕枝葉畢
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
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
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
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跡而
忌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
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列傳第五十九 北史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 北史七十二

高頰

牛弘

李德林

高頰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蓆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於遼左曾祖嵩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安位交州刺史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為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妻子徙

蜀隋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
敏於從政果敢斷決賜爵陽武縣伯歷位齊公
憲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
管府司錄卒於州及頰貴開皇中贈禮部尚書
武陽公謚曰簡頰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
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
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
憲引為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下大夫
以平齊功拜開府隋文帝得政素知頰強明久

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楊惠諭
意頰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
辭滅族於是為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
竝以奢縱被竦帝彌屬意於頰委以心膂尉遲
迴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
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
在山東時頰見劉昉鄭譯等竝無去意遂自請
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毋云忠孝不可
兩兼歔歔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

火棧頰預為土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
之軍還侍宴於卧内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
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及
帝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
臣莫與為比帝每呼為獨孤而不名也頰佯避
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
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頰能舉善吾聞進
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令頰復位俄拜左
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為邊患詔頰鎮邊

緣邊及還賜馬百疋牛馬千計領新都大監制
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
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
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
毋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頰流涕辭讓不許開
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頰節度諸軍
會陳宣帝殂頰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
叛詔頰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嘗問頰以取陳
之策頰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

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為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

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竝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廢黜之二人俱

得罪而去親。恒逾密帝幸并州留頰居守及還
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為莊舍其夫人賀拔氏
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
萬疋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言
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
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
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
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
劉暉私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脩德以禳之

頰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
以頰為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圍入磧遣使
請兵近臣言頰欲反帝未有所荅頰亦破賊而
還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頰曰晉王
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頰跪曰長幼有序
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
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
人陛下何以不為之娶帝以后言告頰頰流涕
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

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
頰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
信頰邪始陛下欲為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
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踈頰會議伐遼東頰固
諫不可帝不從以頰為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
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頰初不
欲行陛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
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任奇隆重每懷至公無
自疑意諫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諫泣言

於后曰免頰殺幸矣帝聞彌不平取而上柱國
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頰
處得之帝欲成頰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
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戶部尚書
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帝愈怒
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頰竟坐免以公
就第未幾帝幸秦王後第召頰侍宴頰獻欵悲
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
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

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冥然
忘之如本無高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頰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昔
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
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鞠之憲
司復奏頰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頰曰明年國
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
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群臣曰帝王豈可
心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

夫位邪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
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
王積如更誅頰天下謂我何於是除頰名初頰
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
爾其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然無恨
色以為得免禍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
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此樂久廢今若
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
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

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
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人可汗恩禮過厚頰謂
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
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
有人奏之帝以為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徙邊頰
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
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
韓禽等皆頰所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
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

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
為真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
所有竒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頰皆削藁代無知
者子道盛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
應國公晉王記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鷄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
遼氏祖熾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書臨
涇公復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
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

好學博聞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納
言上士專掌文翰脩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轉
內史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祕
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
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
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書正五始而脩春秋闡
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
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
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
斯為盛及王莽之末竝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
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
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
都東觀祕牒填委更悟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
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
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
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
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

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竝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

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復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日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襍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闕比梁之舊日止有其半

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
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
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
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
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
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進爵竒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脩撰五禮
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
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

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
興教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代室堂
脩七尋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
以四分脩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
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
人明堂廣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
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
互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
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官議云夏后氏代室室

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
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
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閒
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
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
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
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
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
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

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禘享
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
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
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
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
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竝升堂燕義又
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
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
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室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

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
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籩
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
出樽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
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
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
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
堂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
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

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
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晉以為夏時
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
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
書亦不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之法皆
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
堂所以宗祀其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代室殷
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
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

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圖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闈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

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闕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頌議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以還咸率茲禮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

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屋簷不覆基房
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加營
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
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
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
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
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
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

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
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
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
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
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窓四
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
圓下方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
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窓門堂三之二室
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董

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
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
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
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
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
曰複廟重簷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
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
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
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

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
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
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
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為重屋明堂
必須為璧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
侯尊卑也外水曰璧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
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
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主肅以為明
堂璧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為明堂靈臺辟

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
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
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
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
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
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
今據郊祀志云欲為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璧蓋之以茅水
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又漢中元

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竝別處然明堂
亦有辟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
須有辟雍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
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
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
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
四尺屋圓楯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
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
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

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覲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

則為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

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兩
電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
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
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
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
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
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
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
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

陰上生陽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
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
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
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
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
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
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
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
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

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太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

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曰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

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
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
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
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
鍾之宮乃不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內書
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
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不應黃鍾下徵應林鍾
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
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

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
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
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
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賤
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
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
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
退素笑曰竒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帝

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
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
衆咸推服之及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
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
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
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
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暮服十一月
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暮練之
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

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
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
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
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煬帝
之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
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
異竒才竝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
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彞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
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

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夫從拜
恒岳壇墀珪幣牲牢竝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
帝嘗召弘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
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
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
從幸江都卒帝傷惜之賜贈甚厚歸葬安定贈
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
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
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赦弘至階下不能言退

還拜謝云竝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
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寬厚篤
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
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醜
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
殺牛弘聞無所怪問之其妻曰作脯坐定其妻又
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罪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
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
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內史舍人次子方裕凶

險無仁心在江都與裴虔通等謀殺逆事見司
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戶曹
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靜帝時
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閣
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
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
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
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

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
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
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
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
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絰跣足州里
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貧轆軻母氏多疾方留心
典籍無復官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齊任
城王潛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
游殆均師友後舉秀才尚書令楊遵彥考為上

第授殿中將軍及長廣王作相引為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即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後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惟在於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群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騏驎鳳皇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皇遠矣帝大咲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

男宣帝大漸隋文帝初受顧命令邦國公楊惠
謂德林曰朝廷賜令搃文武事今欲與公共成
必不得辭德林荅曰願以死奉公隋文大悅即
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隋文受命輔少主
總知內外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自攝大
司馬昉為冢宰德林私啓宜作大丞相假黃
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遂以譯為相府長史昉為
相府司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為相府屬加
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

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之中動逾百
數或機速競發口受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鄭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長孝
寬師未得度長史李詢密啓諸大將受尉遲迥
饒金隋文得啓以為憂議欲代之德林曰臨敵
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
也公但以一願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伏
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
文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

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皆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隋文登祚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于翼高頴等同脩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九環金帶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文

省讀訖明日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隋文後幸鄴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頴入京上語頴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晉王諱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又改賜崔謙帝令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

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為替九年車駕幸晉陽
店人表訴稱地是平人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
上責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
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稱其父
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曰德
林父終于校書安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
議忤旨因數之曰公為內史典朕機密比不預
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
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

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安加父官朕實忿
之而未能發朕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
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為考司所貶歲
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
文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
祭以大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器量沈深時人
未能測齊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印大相欽
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
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已後即典機密性

慎密嘗言古人不言温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十見五十卷行於代子伯藥博學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建安郡丞

列傳第六十
北史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一
北史七十三

梁士彥

元諧

虞慶則

元胄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兄詮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陳永貴
王擢
房兆
楊武通

杜彥

周搖

獨孤楷

弟威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

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

風郡守除為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

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

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

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

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

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

人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

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為之流涕時

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
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邴國公
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徐州摠管與
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
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摠管尉遲迴反為行軍
摠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為前鋒士
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迴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
徵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
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

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
調布為牟甲募盜賊為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
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
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為長史帝
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
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
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
猛獸須成斑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
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

鄉縣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摠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文帝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

軍功累遷大將軍及帝為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顧諧咲曰水間牆竟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參脩律令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鐘利旁率騎度河連結党項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詔授上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

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
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
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
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
幾誼誅諧漸被疎忘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
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寮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
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
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
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

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歲有
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
同祁緒等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
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
頰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
年矣狀一奏高頰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
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諧與滂嘗同謁帝私謂
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
彼雲似蹲狗走鹿不怒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

諧滂鸞緒竝伏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
遂家靈武世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
則幼雄毅性倣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
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
之初以射獵為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
班仲升之為人仕周為中外府外兵參軍事襲
爵泌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
大夫高頰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

慶則於是拜石州摠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
者八千餘戶開皇九年歷位內史監吏部尚書
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摠監二年突厥人
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
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
道邀賊為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
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
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詔
慶則往攝圖恃強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

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帝勅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疋攝圖見慶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彭城公廻授第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群臣高頰等奉觴上壽帝曰高頰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破石若非

至尊威德亦無尅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為樂竝不須劾帝觀群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大將軍尋改為右武侯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為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

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焉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
婦弟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與慶則愛妾通
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
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
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歸
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
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
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按驗之於
是伏誅拜什柱為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俠

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交事除名煬帝嗣
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
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充
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
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為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
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
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
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文帝初被召入將

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竝委以腹心恒宿卧
内及為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
衛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
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
兄弟坐於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
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帝將
為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
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
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

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
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吐將
入後閤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
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追後
至帝降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
彼無兵馬復何能為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
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邪復入坐胄
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
此因扶帝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

戶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歷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摠管北夷甚憚焉徵為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帝正窮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帝帝遂誅旻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徙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

徵政為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侯魏定州刺史父
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
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為周文帝引為親信以
質直恭朴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
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
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宣
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
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儒拒之

長儒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
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
之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昇授行軍總管
北巡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文帝作相王謙舉
兵於蜀沙氏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
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
其父長儒竝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位上大將軍
封蘄郡公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
護及藩那可汗寇掠西南詔以長儒為行軍摠

管擊之遇於周繫眾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什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文帝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勲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歷寧鄯一州刺史毋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

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為夏州摠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摠管轉蘭州文帝遣涼州摠管獨孤羅原州摠管元襄靈州摠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帥眾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轉荊州摠管帝謂曰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謚曰威子嵩大業中位太僕少卿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

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為伯及尉遲迥為亂子幹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文帝大悅手書慰勉之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忠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往國元諧擊

之功最優詔褒美即令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峽山與賊相遇賊眾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文帝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

村塢敕子幹勸人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
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
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
連接烽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
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爲
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
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
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口以賜
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

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
事卒官傷惜久之贈懷衛等四州刺史謚曰懷

子善柱嗣

官軍夏州刺史平之也拜上大夫將軍開

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鄭純深
等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每輝去登傑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
少英武善騎射驍騎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
年十五逢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
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俄而周兵大敗其

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後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介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剋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讐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是拜上

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後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大悅上其事文帝歎嗟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

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

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為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釁訛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頴左衛大將軍元昱等進曰史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

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

本降初不為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命左右搦殺之既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

寬惜萬歲為將不脩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為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歷甘瓜二州刺史仁壽中文州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

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略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為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恐為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略林邑方遣

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孫司馬李綱舟師趨比境大業元年正月車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閣梨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

人汙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
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
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中有馮昱王標
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為邊將名顯當時昱標
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略有武藝文帝初為丞
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
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
常大尅捷擿驍勇善刑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
北以禦陳為陳人所讎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

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郡公武通弘農華
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
以功封白水郡公并左武衛將軍時党項羌屢
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
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
武通為賊斷歸路於是東馬懸車出賊不意頻
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
鬪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挑戰
墜馬為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本姓

白以勇烈為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摠管領邊
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摠管封北
陳郡公兆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畧頻為
行軍摠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摠管史並
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于幽彥性
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
永安縣伯隋文帝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
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

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為公徵為左武衛將
軍平陳之後以行軍摠管與韓擒相繼而進及
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
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摠
管從楊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陀擁眾據彭
山彥襲擊破之斬陀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
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摠管有能名及
雲州摠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
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

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摠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摠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摠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摠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為邊患復拜彥雲州摠管以疾徵還卒子寶虔大業末至文城郡丞

周搖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及居洛陽改為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

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摠管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人安之從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摠管時隋文帝為定州摠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帝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為丞相徙封濟北郡

公拜豫州摠管帝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
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摠管李崇為虜所殺上
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搖拜為幽州摠管六
州五十鎮諸軍事搖脩障塞謹斥候邊人安之
徙壽襄二州摠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
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仕三代保茲遐壽良足善
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救車非力性公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
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為

柱國獨孤信所禽配為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
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為宇文
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拜右侍下大
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
公隋文帝為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
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為原州
摠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
恐秀生變拜楷益州摠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
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

為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摠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卧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以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知名楷弟盛性剛烈有膽略以藩邸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竝為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為行臺左丞累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一門二王稱為

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
飲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
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迴進
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
許論者義之隋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
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
得戶數萬遷涼州摠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慧
嚴警烽燧遠為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為荊州摠
管又領潭桂二州摠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

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
簞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
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簞煬帝即位為天水太守
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
帝巡坐御道不整獻食踈薄帝大怒命左左斬
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

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
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隋文帝以威

為行軍摠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
三王拒守睿以為先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
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
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眾十萬連營三十
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
平進位上柱國瀘州總管隋文帝受禪拜幽洛
二州摠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
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州摠管在青州頗事
產業遣家奴於人鬻鬻盧叡恨其奴緣此侵擾

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
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
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
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
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
轉相州刺史卒子植大業中位至武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
聚眾為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

畧代善為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
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拜左勳曹
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
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迴作亂洪以行軍
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
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
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
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
徐州總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
果烈有武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
文帝為丞相引為掾尉遲迴亂文帝以韋孝寬
為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摠
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
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州總管封趙
郡公先是齊之疎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為營州
刺史性桀黠得華夷心及文帝為丞相遂連契
丹靺鞨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諭之

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奔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獲之北邊遂安卒官贈司空

子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為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遂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迴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竝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拜內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及義兵至玄恐禍及辭老病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竝誅其後絕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年幼

萬曆二十九年刊

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隋文帝為定州摠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遲迥亂崇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請罪帝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摠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

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為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摠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摠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為朔州摠管奉詔

救之鐘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
王拔驍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
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
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
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于地策馬
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
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
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
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

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礮谷間出其不意
義臣晡後復與鐘葵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
進一時鳴鼓埃塵張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為
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
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
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
主於覆袁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
鴨渌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後
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為軍副

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渌水會楊玄感
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祿賊向海公作亂寇
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
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
稱並相聚為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
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大破士達斬金
稱又收降賊入豆于甌討賊格謙禽之以狀聞
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
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于官

論曰昔韓信愆功以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
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怨
而殞戮况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
乎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
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
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胄
或契闊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
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
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

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
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
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帝沉猜
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儒以步
卒二千抗十萬之衆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
哉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憚懾亦有可
稱萬歲寔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
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警絕域論
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

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陣嚴肅克
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彥東
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
質直見知獨孤楷以恤人流譽威蹈履之地可
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慧
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
壽遭天所廢舍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彫義
臣時屬擾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亦為
幸也

